



# 人性 人性 人性

李藍虛

萬花筒的圖案千變萬化，各個皆極爲堂皇艷麗，而且可以想像得到，極不可能有相雷同的圖案出現！若想單就圖案之變化，歸納出任何規則來，當屬令人深爲迷惑的問題。若能拋捨圖案變化之表象，而就圖案出現之所依加以解析，則一目了然，構成極爲單純。然而，人們常自我迷眩於無限多之瑰麗圖案中，不肯自拔。蓋實質一被揭露，則頓失其神密性，毫無美感可言，而令人有一種受愚弄的感覺。人類各式行爲，活動所顯示出之外觀表象，實可媲美萬花筒的圖案，五花八門雜陳一堆。單就表象來討論，乃是一極富趣味性之工作，“犯罪動機”、“人類之性愛”、“妓女心理”……等等就社會學與心理之觀點加以個案分析，而試圖歸納出任何原則來，或者，各地民風民俗之調查，乃至人類學之研究，……等等雖未能作專業性之研究，而僅加以籠統之瞭解亦頗吸引人，以致引人自我迷眩之境地。

古來人們即嘗對其自身之本質加以探討，關於鬼魂之觀念深植吾人腦中，令人疑信參半，自然界之人格化，一方面顯現人類之謙卑，另一方面更充分表現出人類之自傲與自關，吾人崇拜自然界，又以人身或人之所謂“靈性”爲至高至大者，而將所崇拜者人格化，不知益吾人類者何，其所想像，僅及人身、人力之跨大者，而未嘗越“人”一步，關於這方面的探討，使吾人更加瞭解而也愈加迷惑，蓋從表象以求實質何其不易。

稍後，人類又嘗對其本性加以探討，而且總是偏向善與惡之判斷，蓋吾人所最關心期待者係善惡問題，吾人凡事之討論總想作一評斷，而此一評斷往往離不開“兩端性”良善或惡劣，大抑小、遠抑近、快或慢、……不勝枚舉，此係生物之最基本概念，其必求了解當前之情況是否與之有利，從而抉擇親近有利之景況，逃避不利之環境，（屈服或順應亦屬逃避行爲吧！）最顯然者，兒童常喜對故事中人物作好人或壞人之評斷，稍後則出現所謂的“道德”。對於此點，人類自古以來討論最多，亦以爲係最崇高者，然此類表現實無可非議，蓋純係生物之基本概念，對其生存景況加以利與不利之討論，而要求規範之。然而，凡此種種皆已捨其本而逐其末矣！

人類亦係生物之一員，其生存之意義亦即生物之目的乃爲：一求個體之生存；一求種族之延續（或生存）。吾人意欲討論人類之本性，當須先求對人類生存目的之瞭解，否則將重蹈前人之覆轍矣。人類爲求個體之生存，而有種種活動。有人埋怨生活單調：起床、飲食、工作、娛樂、休息、睡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以至老死而後已。然而，此終究係生存之道，其基本不容或變；人類又爲求種族之延續生存，而有兩性關係發生，且所有之活動，常爲綜合目標者，往往不爲單純目的。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詩句表現生之慾望最爲完顯。往往被砍

掉的樹木會在萌芽，將芽摘掉，再萌，再摘再萌，直至其根本枯朽而後已，其生之慾望特爲強烈。生之慾望有兩種情形；有側重於個體之存在以生者，如千萬年古木者；有側重於繁衍以繁夥以生者，如易生易滅之蚊蟻，爲以子多以求生者。當然，人類之情況則已較爲複雜，其生存意義遠爲廣大。生存之意義係在於表現其正存在者，生物之目的其實亦極爲單純一如同萬花筒之結構一般地單純一就爲了生存，爲了表現其正生存者，不僅生物，吾人根本無能否認物之存在亦有其目的，任何事物之存在，其目的不外乎爲了存在，爲了要現在正存在著，更要繼續存在著，換言之，即表現。以下的一次思慮經驗將有助於此語之說明：

“方才打開書本，突然，一隻針尖般微小的小昆蟲投在書頁上，還發出極脆小的聲響，這，告訴了書本有其存在，告訴了我，居然有像牠這般微小的蟲子，看來像隻黑螞蟥，再仔細的瞧，還長了兩支小翅膀，我不准其存在，要捏死牠，牠跑了，我的指頭追牠，告訴了牠，有一樣要牠命的龐然大物存在，牠飛走了，去得無影無踪，從此，我知道了一世界上所存在著的小昆蟲有多小——牠表現給我看了，該死而無憾吧！不！牠飛走了，還要繼續地表現給這個世界看。我又在衣裳上，抽出一條細線，以手執其兩端而拉直，又隨便在線當中給打了個活結，這個結藉着我的動爲成就其存在，這個結存在了，顯現在我面前，突然，一個念頭閃過腦際，不要其存在，我用了點力拉了一下，結還牢牢地存在著，居然不肯消失，我有點氣憤，“某郎賜汝存在，必可滅汝”，我舉高兩手，結，仍然結得緊緊地現在我眼前，似乎有點驕狂，我小心地更用力一拉，結，終於也消失了，消去得無影無踪，祇剩原來那根水平的直線，我並未破壞及牠，一個念頭存在我腦際，伴隨一個結的存在，另一個念頭，卻伴隨著一個結的消失。”

生存之意義更可擴大之爲存在之意義，而以人類存在之目的最爲複雜，其求表現的手法最爲繁多，正如萬花筒，搖動之次數愈多，所能見著的圖象愈多。生物既已存在，更求表現出其存在，然而烏龜之所以長壽，卻由於其不求表現，常處於一種不完全存在的狀態中，（宛如無生命物，似無活烏龜之存在），此類手法大類吾人所謂的“明哲保身”。易生易滅的微生物，其求表現的手法最爲迫切，常處於動態中，當其給人類帶來一次大規模的瘟疫，造成一次人類的大規模死亡，則此微生物當已充分地滿足於其表現存在之成功，當然，很快地即會遭遇阻力而消失，即使不然，當全人類死亡殆盡，該已無人類瘟疫之流行吧！當微生物收斂其生存之強烈表現，而處於一種介於生命與無生命之狀態時，當然，其將具有更強之“抗滅亡力”——“明哲得以保”生”。

生物爲表現其爲生物，而不同於物者，其手法前已略言及，蓋其求表現，或求表現其個體之存在，或求其族類之發達，然而常爲兩者兼具。對於人類而言，自尊心往往促使一個人爭取更佳之表現或存在，在社會上慾求高位，即爲表現其個體存在，尋求更佳之生存狀態，若有榮宗耀祖，庇陰子子孫孫之心裡時，則兼具及生物之另一目的；愛國心、民族精神則往往爲求其族類之繼續存在，……無論如何，皆係生物求表現其存在的手法，亦即人類爲求表現其爲人類而正生存著的手段，蓋人性即根由生物目的，而非他，他者皆表象，若捨其本而求之於表象，則所得者爲瑰麗之皮毛。

人性即根由表現個體之存在與族類之存在之慾求，其本質乃爲自私而極端排他，爲求表現有不相容者必斥之，一切以自我爲中心。嬰孩之任意哭嚷即爲極端重視個體存在之一例，初生之幼嬰對其周遭環境極爲陌生，其能力極爲有限，其得以利用者僅爲四肢之亂舞，揮動，然而影響力有限，故必再藉助於哭嚷，以期對其所存在之環境發生較大之影響，以顯示其存在，而且更藉其口舌之吸吮以向其自身證實其確實存在，其實哭嚷、舞動等一切得以加諸自我感官以強烈刺激者，皆得以具有此一層意義，往往被利用爲消除孤寂與無奈。至於父母對幼子之溺愛則爲充分重視族類生衍之例，而一些爲愛而死之男女實質上多少皆含有此一生物目的。致於那些放棄子女之父母，其景況則頗爲複雜，或爲個體存在之理由，不得不暫時放棄之，或出之於其他種種因素，然而，總說離不了生物之二大基本目的，亦即人性之根本。此生物之基本目的表現得極爲自私，人類爲求其自身之生存，擾食異類生物，佔據龐大空間。有時人類亦會惜愛異類生物與無生物，然而，當有愛犬咬斃愛兒時，則愛犬之存在亦不爲容許，但於其子之孳髮愛犬時，其子之存在

卻仍被容許，或者植物之攝取無生物以構成其自身之體格，亦可視為一種求生存之不相容行為。準此，則無生物亦表現出其不相容之“行為”，最低限度無生物亦佔有空間。凡此排他性之不相容行為若由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可以視之為互利行為一無生物藉着生物之攝取構成植物體而更表現了其存在之真實性。然而，極度發展的生物—人類—則藉着另一種方式來調和此種排他性，人類為顯現其個體之存在所行使之手段極為繁複，維護或改造環境不單單為得較佳之生存狀態，更可藉以表現其個體之存在，其克服環境正足以向其自身證實其存在之確實程度，對於異類生物或無生物之惜愛，有時亦為相同之理由，其能獲得最昂貴、最稀有者，愈表現其自身之不平凡，愈能予其身體最強烈之震撼，從而感受及其自體之確實。凡此種種顯現出人類之另一方面—有情—而表現為一種友善的行為，此一行為可視為自找中心之極至。

以上所述，往往在很少實例推論之下，即匆促作出許多結論，實不易令人理解，然而，僅此一篇短文亦為無可奈何者，有些點實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然而牽涉得太廣泛，亦非本文目的，為此，再以上述之論調以查看幾個人類之“表象”。

惶恐害羞，在人類社會中極為普遍，乃是一種過分地重視個體存在的表現，當一少女處於一嚴謹且陌生之場合，時時思慮自己之衣着舉止是否恰到好處，意味着她認為，人人皆極為仔細地觀察她自己一人，則出現了臉紅、心跳、拘泥、呆板的害羞特徵，當此之時，極可能人人皆為此一衣着艷麗，容態煥發，舉止持矜之少女而目眩神迷。大家之觀察無論如何仔細，總屬粗枝大葉之一瞥，除非存心挑剔，否則早已昏眩，而察看不出有所缺憾，為自誤耳目，人人皆會有心無意地放過些微小疵，不加注意。縱然異此，亦無足惶恐，些微之不恰當，極少會引起人們之注意而有所騷擾，切勿過分重視自體。對於缺乏上台講話經驗的年輕人，當其必須起立發言時，往往表現得口說、笨拙而表達不出完整的心思，要是他能夠改變對個體存在之看法，亦即從希求由大眾身上獲得其個體確實存在的明證，改變為急欲向大眾表現其個體之確實存在，以較通常的文字來說，即勿先自認為無把握，應該信任自己，或者更配合點自傲，然而，要充分地做到這一層亦非易舉，與前述少女相類，勿過分重視自體，往往單一個體於群體中極為微小（要是其重要地位，則惶恐害羞之心早已為充分之自傲所克服。）若因笨拙而表現不良則為理所當然，他原本就微不足道，正如絕大多數的人一般地平凡而正常，失敗對他來說不必耿耿於懷，重要者乃是一心思慮，如何向大眾顯現其存在，而得以由微小之個體進而成為舉足輕重之中心人物。

社交，在中國來說乃是一較新之名詞，然而群居現象卻早已慶存於生物界，對整個自然界而言，單一個體極為渺小，極易為大環境所吞噬，因而個體畏懼孤獨，唯有成功地成為群體之一員，方得以有其個體之良好存在，進而繁衍其後代。於群體中，個體必須藉助於對群體貢獻之大小來確立其於群體中之重要性，因為生物目的極為自私而現實，且個體更須要滿足其生物目的，若有個體未理解及此層，必遭淘汰。個體若不以其對群體之貢獻向群體顯現其存在，換句話說，社交失敗而呈現反社會之態度，有為積極破壞群體以向群體顯現其存在，表現為犯罪行為；有消極地離開群體，轉而自役於物，以求由物界得到其自體存在之確據，表現為醉生夢死，自甘墮落；或者轉而希圖駕凌物界，以向物界顯示其存在，而陶醉其中，表現為隱居遁世；有更為消極者，以上皆不可得，祇好毀壞其自體（自殺），以期得以給這平靜的群落增加些點綴性的漣漪，以為最後抗議性之表現，且能自毀更足以確立自體之確實存在，常人則兼有以上之每一現象，而趨向每一端點以取得一種動態的平衡。

飲食乃係人生之一大課題，為繼續人類生命所不可或缺者，然而時至今日，更多的飲食行為已非活命所須，嗜好品與零食極為繁多，似乎已為生活必須品。從人之本性—生物目的—一來看，人類之飲食實具有雙重之意義，一方面為了繼續個體之生命，人類必須攝食，另一方面藉著對食物之咀嚼與消化，以及食物所加諸感官之刺激，人類更得以深深地體會出其生存之真實。前者較為單純，至於後者遠為複雜，抽煙與酗酒，除口部之動作與刺激外，更能立即於體內產生顯明之作用，因而廣受歡迎，而不去計較其對身體之侵害，而且對此種傷害瞭解最深之醫生與藥師似乎更為偏愛此道。立即得以感受及個體存在之真實性當然遠

比不甚明確之侵害更易被人們所接受。他如零食或者對家禽頭爪之偏愛，藉着口部之持久刺激，亦得以有極為真實之感受。正因為如此，所以於情緒不穩定時對於這些嗜好更為殷切，在極為歡欣與極為抑鬱時，酒，被引為為無上妙品；而有些少女則於感情無所宣洩時，訴注於零食之咀嚼。甚至感情激動時，突然往桌上重重地一拍；無可奈何時，不斷地搔頭皮，或者度方步；較為離譜者，則有被虐狂、自虐狂與虐他狂，往往皆具有這一層意義。下面再談另一普遍之表象。

人類之性行為，於生物界中算來極為特出，一般生物之性行為皆為繁衍族類，然而，對於人類而言，則其已若飲食一般，絕大部分其表面之目的並非為繁衍族類，人類之生理結構得天獨厚，缺乏顯明之動情期（交配期）之限制，然則人類絕大部分之性行為究竟其目的何在，若言尋求快感，發洩情慾，則未必盡然，過分地偏窄，也過分地籠統。生物目的除了族類之繁衍，尚求個體之存在，雖非為生殖目的而作為之性行為，實質上亦滿足於傳宗接代的生物目的中，此種本能之實現，最得以獲得個體存在之確證，況且藉着異性之接觸，亦由感官之有效而更確立其個體存在之感受。對於此一本能之誤解，導致一種企求廣泛施行求證之幻覺，往往許許多多婚姻之外之性行為就因而發生。

由於對人性之充分理解，得以分析自我之行為背景狀態，更可據以分析周遭之人事，一些不可理喻的行為究竟是因何而發生，足以增加對自己以及所須接觸及人們之了解，進而妥善行事與應接。但過分地理解人生又係極為令人掃興之事，正如對萬花筒之結構之認識一般，毫無美感可言，不可不慎。或者吾人總是自我嘲弄以自娛而不自知，不肯深究動機，亦不知加以深究，然亦不宜深究，求得究竟卻是自私的生物目的，實不堪忍受。不過不明究理一味自我欺騙，自欺欺人，硬是不承認私心之不可無，則危殆之至，卻非聳人聽聞。吾人必須深切瞭解人生，體認其自私之本質，善加培育而滿足之，人性祇宜加以誘導而把握之，絕對不可橫加抑壓，否則不成其為人，較之於物尤為不如，蓋物亦有其適切之存在意義或本性，失去人性之人，則已非人，足以導致身心之不平穩，出現反常態之行為，加速自我毀滅之慾念，而往往不以直接之手段，常為慘遭橫禍，自引禍原，或者因由通常之疾病而自取滅亡。人類之衰老而自然死亡，亦可解釋為自我毀滅之慾念所表現之手段。有存在即有毀滅，永無不可毀滅之存在，能毀滅或被毀滅就是存在，唯有能死亡者方可謂之為能生存，死亡乃係生存之本質，附著於生存而存在。人類之為萬物之靈者，在於能自我控制其自我毀滅之慾念，修身養性之道即是。雖然各人之本性皆係生物目的所表現出者，然而每人之本質皆有所差異，完全相同結構的萬花筒，並不能搖出相同的圖案，就是同一萬花筒亦無法搖出相雷同之圖像。人類之行為反應不但因人而異，更因不同時間而有不同之反應，同一個人，今天對某事之反應如此，我們無法保證明日他對此事亦發生相同之反應。前嘗言及，吾人之行為趨向許多個極端點，而有動態的平衡，祇能約略相同，無法完全相同。此所以心理學仍為一不可用為預測之科學，且將成為唯一不可用以預測之科學，無論其發展如何。因而最適切之道德律乃為順乎人性，否則徒增人類之困擾，古聖先賢之行則，祇宜為參考，無法勉強仿行，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是，一切但求無愧吾心，而逐一深究體認，應求順乎自己之特性，不失之為乖張偏頗，而後信任自己，宗仰自我，盡心行為，其中之斟酌，有待各人之理會。於此畢業之前夕，僅將上列之膚淺見解呈獻給勵進諸讀者，以為臨別之紀念。

